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意识形态和乌托邦

知识社会学引论



Ideology and Utopi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卡尔·曼海姆 (Karl Mannheim) / 著

霍桂桓 / 译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意识形态和乌托邦

知识社会学引论

卡尔·曼海姆 (Karl Mannheim) / 著

霍桂桓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知识社会学引论/曼海姆著；霍桂桓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0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ISBN 978-7-300-18159-2

I. ①意… II. ①曼…②霍… III. ①意识形态②乌托邦 IV. ①B022②D0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33553 号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意识形态和乌托邦

——知识社会学引论

卡尔·曼海姆 (Karl Mannheim) 著

霍桂桓 译

Yishixingtai he Wutuobang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张	28 插页 2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85 000	定 价	6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历来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她在创造灿烂文明的同时，不断吸纳整个人类文明的精华，滋养、壮大和发展自己。当前，全球化使得人类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进一步加强，互动效应更为明显。以世界眼光和开放的视野，引介世界各国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沿成果，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是新中国出版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当代出版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历来注重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译介工作，所出版的“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等系列译丛受到社会广泛欢迎。这些译丛侧重于西方经典性教材；同时，我们又推出了这套“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系列，旨在选译国外当代学术名著。所谓“当代”，一般指近几十年发表的著作；所谓“名著”，是指这些著作在该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并被各类文献反复引用，成为研究者的必读著作。我们希望经过不断的筛选和积累，使这套丛书成为当代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成为读书人的精神殿堂。

由于本套丛书所选著作距今时日较短，未经历史的充分淘洗，加之判断标准见仁见智，以及选择视野的局限，这项工作肯定难以尽如人意。我们期待着海内外学界积极参与推荐，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深信，经过学界同仁和出版者的共同努力，这套丛书必将日臻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对当代危机的即时性理性回应

——简评卡尔·曼海姆及其《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知识社会学引论》

经过数年研究和半年多的紧张移译，卡尔·曼海姆的这部最主要的理论著作，也是其成名作《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知识社会学引论》的中文译本，终于彻底完成了；这也是笔者奉献给国内读书界的第二部西方知识社会学经典著作的中译本。^①记得在为马克斯·舍勒的《知识社会学问题》^②一书撰写的《以人为中心的现象学知识社会学》一文中，笔者曾经指出，国内外学术界，特别是国内学术界，对舍勒这部著作的认识、理解和接受都是非常有限的。^③其实，就舍勒的这部著作而言是如此，就一般的知识社会学理论及其经典著作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对于国内读书界来说，虽然卡尔·曼海姆及其《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知识社会学引论》并不像舍勒及其著作那样陌生，

① 笔者所奉献给读者的第一部西方知识社会学经典著作的中译本，是马克斯·舍勒的《知识社会学问题》；详见下文。

② 马克斯·舍勒的《知识社会学问题》中译本，曾经由北京的华夏出版社收入《现代西方思想文库》第二辑，于2000年1月出版；2012年又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收入“汉译经典”丛书之中重新出版刊行，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

③ 参见马克斯·舍勒：《知识社会学问题》，“译者前言”部分，3、21～22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但是，到目前为止，无论是这部著作的中译本，还是与此有关的、具有理论研究深度的系统性研究成果，都是非常罕见的（据说，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即将推出此书的中文译本，笔者目前尚无缘看到此书）。

这种情况显然是由国内学术界所具有的历史和现实，特别是由国内社会学界对国外社会学理论成果的重视、引进和研究不够造成的。当然，这同时也表明，我们有必要像对待舍勒及其《知识社会学问题》那样，在篇幅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为曼海姆以及这部久负盛名的著作撰写一篇简明扼要的评介性文章，为大家阅读和理解这部著作提供某些背景性知识，供国内读书界参考和批评。

我们之所以把这篇文章的题目确定为《对当代危机的即时性理性回应》，主要基于下列理由：

第一，总的说来，曼海姆本人和舍勒、胡塞尔、桑巴特^①、特勒尔奇^②、马克斯·韦伯、威廉·詹姆士、R. G. 柯林伍德等著名思想家一样，都是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出现危机的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因此，这里的“当代”就是指这个时期，而“危机”则是指当时存在的包括社会危机和思想文化危机在内的全面危机。而且，曼海姆也和这些思想家一样，既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出现、成长，也对这种危机作出自己的回应。我们认为，包括本书在内的曼海姆的所有著述，都可以看作是这种回应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所谓“即时性”是指，包括本书在内的曼海姆的绝大多数著述，作为对当代危机的回应，都是曼海姆本人非常及时地对时代危机作出的具体回应，而不像某些“书斋学者”的著作那样，主要是作者在各自的“象牙塔”里进行比较纯粹的抽象思辨，并且因此而构造某种“体系”的结果（尽管这样的思辨性结果或者体系，也同样可以

① 桑巴特（Werner Sombart，1863—1941）：德国著名国民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文化哲学家，著有《三种国民经济学》、《犹太人和经济生活》、《现代资本主义》、《犹太人的未来》等。

② 特勒尔奇（Ernst Tröeltsch，1865—1923）：德国著名系统神学家、哲学家、宗教社会学家，著有《基督教的社会教义》、《历史主义及其问题》等。

是对时代作出的回应)；当然，这样一来，本书以及曼海姆的其他大多数著述，就会由于这样的“即时性”，而在理论深度、系统性、连贯性、严密性等方面稍逊于其他大思想家的类似著作。

第三，所谓“理性回应”是指，曼海姆对这种当代危机的回应，基本上是从传统的理性主义的立场出发进行的——也就是说，他在开辟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各个领域的过程中，并没有像近年来以巴里·巴恩斯（Barry Barnes）和大卫·布鲁尔（David Bloor）为突出代表的英国爱丁堡学派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所做的那样^①，从根本上对传统的理性主义提出严峻挑战；而是恪守这种理性主义的基本立场，并且由此出发进行其理论探讨和研究的。

在我们看来，尽管就曼海姆的整个学术生涯而言，其研究领域、基本观点和理论著述曾经有过不少变化，并且出现过各种各样的不一致和矛盾之处，但是，上述这三个方面却是始终贯穿其全部学术生涯的主线。因此，简明扼要要从这三个方面进行介绍，可以为读者阅读和理解本书，提供必要的知识背景。

一、时代特征和作为时代产儿的曼海姆

任何一个在人类思想史上留下重要痕迹的人，无一不既是其时代的产物，同时又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成就，对自己的同时代人和以后人类思想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卡尔·曼海姆也同样是如此。

（一）命运多舛、奋斗不息的一生

1893年3月27日，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出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一个纯粹的犹太人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匈

^① 关于英国爱丁堡学派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的具体情况，读者可以参见北京的东方出版社曾经于2001年推出的“知识与社会译丛”，其中的第一批书即包括巴恩斯和布鲁尔的重要著作。



牙利犹太人，母亲是德国犹太人。在布达佩斯的一所人文预科学校毕业以后，从1912年起，他先后在布达佩斯和柏林的几个大学学习，曾经投师于格奥尔格·西梅尔^①门下从事研究工作，后来又先后在弗莱堡、海德堡和巴黎求学。回到布达佩斯以后，曼海姆先参与了一个由一批富有创新精神的青年组成的、提倡理性和科学的“社会科学学会”，从中受到了具有实证主义精神的社会科学学术环境的熏陶；1915年，当乔治·卢卡奇回到布达佩斯以后，他又与以卢卡奇为中心的、包括著名的艺术史学家阿诺德·豪塞尔等人在内的知识分子团体，建立了密切联系，不断积极参加他们的“人文科学自由研究学派”的活动。1918年，他以一篇题为《对认识论的结构分析》的论文，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20世纪初的匈牙利社会，一方面是国家在少数贵族的统治下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另一方面则是以犹太人为主的中产阶级不求进取、安于现状。只有少数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在当时欧洲社会思潮的影响下，要求变革社会，倡导民主和科学；以卢卡奇为核心的知识分子团体——这些人后来于1917年创立了“人文科学自由研究学派”——在这时发挥了非常巨大的作用。他们把自己看作是理性和社会进步利益的代表，以拯救匈牙利为己任，经常组织学术讨论、发表演讲，大力弘扬民主政治精神，积极呼吁进行社会改革。而这些活动则对置身于其中并且在其中不断成长的曼海姆，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种思想氛围基本上决定了曼海姆一生的研究取向，亦即关注、研究和身体力行地发挥知识和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巨大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1918年10月，匈牙利成立了以卡罗伊^②

① 西梅尔 (Georg Simmel, 1858—1918)：也译“齐美尔”（但这种译法并不是完全以其德文发音为依据的），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著有《历史哲学问题》、《道德科学引论：伦理学基本概念批判》、《货币哲学》、《论宗教》、《社会学：对于社会交往形式的探讨》、《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个体与社会》等。

② 卡罗伊 (Graf Mihály Károlyi, 1875—1955)：匈牙利政治家，曾于1918年10月被国王查理四世（即奥地利皇帝查理一世）任命为匈牙利首相，1919年1月任匈牙利民主共和国总统，随后于该年3月辞职，7月流亡国外。

为首的独立民主共和国；但是，这个共和国很快便于 1919 年 3 月，被由库恩领导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取代了。在这种革命形势下，卢卡奇加入了匈牙利共产党，并且在教育委员会担任委员；以卢卡奇为首的当初对政治不感兴趣的知识分子小组，也一跃成为这个苏维埃政权的思想喉舌；通过对布达佩斯大学进行改组，包括曼海姆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也因此而受惠——曼海姆开始在重新组建的布达佩斯大学担任哲学教职。不过，由于在受到资产阶级和地主贵族的围攻的同时，没有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这个苏维埃共和国于 1919 年 8 月失败，匈牙利恢复了君主立宪制，贝洛·库恩及其支持者流亡维也纳；曼海姆作为这些支持者之中的一员也受到牵连，于 1920 年逃到海德堡。

到了海德堡以后，曼海姆很快获得了阿尔弗雷德·韦伯^①的支持，在作为非官方学者而生存下来并接触和吸收当时德国出现的各种针锋相对的思潮（详见下文）的同时，他逐渐把满腔热情从关注“拯救匈牙利”，转变为努力从理论上研究和说明知识和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的意义和作用。他先是于 1922 年以德文出版了其博士学位论文《对认识论的结构分析》，随即又先后撰写和发表了一批专门论述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方面的著述：《知识社会学问题》（*Das Problem einer Soziologie des Wissens*, 1925），《保守主义思想》（*Das konservative Denken*, 1927），《竞争在精神领域之中的意义》（*Die Bedeutung der Konkurrenz im Gebiete des Geistigen*, 1928 年在苏黎世德国社会学家第六届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讲演，此次讲演的成功使他受到德国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一个在理论界崭露头角的后起之秀），《意识形态和乌托邦》（*Ideologie und Utopie*, 1929）。这些著述最终确立了他作为知识社会学主要创立者之一的学术地位。

与此同时，由于对 19 世纪保守主义的深入研究，他于 1926 年被

① 韦伯（Alfred Weber, 1868—1958）：德国著名文化—历史社会学家、国民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弟弟；著有《宗教与文化》、《现代欧洲政治思想危机》、《国家与文化社会学思想》、《作为文化社会学的文化史》、《悲剧与历史》、《历史与文化社会学原理》等。



任命为海德堡大学哲学系讲师，并且得到了格特^①和埃利亚斯^②这样杰出的学生作为学术助手，通过进行启发式教学，在学生中产生比较广泛和重要的影响。1929年，曼海姆在离开海德堡去法兰克福大学，接替F.奥本海默任社会学和经济学教授的时候，已经是德国学术界的知名人物了。正当他推出其《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并打算在学术研究方面进一步大展宏图的时候，1933年希特勒上台并疯狂迫害犹太人，彻底打碎了他的理想，他只好在1933年4月被勒令停职以后，在拉斯基^③的盛情邀请下亡命英伦三岛，继续过流浪学者的生活。

到了英国以后，曼海姆受聘在伦敦经济学院任职，再一次作为一个政治流亡者安顿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又被任命为伦敦大学教育社会学教授。不过，在此期间直到逝世，他的主要学术研究关注点，已经从在认识论和知识论方面进行理论思考，彻底转变为身体力行地发挥他作为知识分子所能够发挥的社会作用，即集中研究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战后重建问题、社会规划问题、民主体制问题、权力和政治问题、教育问题，等等。他试图通过宏扬教育、实施民主规划，来重建理性的社会。他在这个时期撰写的绝大部分论文，后来都分别以《重建时代的人和社会》（*Man and Society in an Age of Reconstruction*, 1940）、《对我们时代的诊断》（*Diagnosis of Our Time*, 1943）、《自由、权力和民主规划》（*Freedom, Power and Democratic Planning*, 1951）、《教育社会学引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与W. A. C. Steward合著，1962）为题出版；同时，他还为英国伦敦著名的Routledge & Kegan Paul出

① 格特（Hans Heinrich Gerth, 1908—1978）：德国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对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社会学、知识社会学以及社会阶层等都颇有研究。

② 埃利亚斯（Nobert Elias, 1897—199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著有《文明的进程》（两卷本）、《宫廷社会：对王权和宫廷贵族的社会学研究》、《什么是社会学：社会学的基本问题》等。

③ 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 1893—1950）：英国著名政治学家、历史学家，著有《政治典范》等。

版公司，主持编辑了大型系列社会学研究丛书“国际社会学和社会重建文库”，力求通过广泛传播社会学知识来实现他的上述基本目标。1947年1月9日，曼海姆在英国逝世，享年54岁。此后，他的学生和友人先后将他的论文结集出版，到目前已经出版的有：《知识社会学论集》(*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1952)，《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论集》(*Essays on Sociolog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53)，《文化社会学论集》(*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1956)，《系统社会学：社会研究引论》(*Systematic Soci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ociety*, 1957)，《思维的结构》(*Structures of Thinking*, 1982)^①，《保守主义：知识社会学论稿》(*Conservatism: A Contribu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1986)等。

综上所述可见，卡尔·曼海姆的一生命运多舛，却奋斗不息；他虽然颠沛流离，不断由于自己是政治上的积极分子，或者由于是犹太人，而不得不接受命运的摆布，但是，他却始终是作为他所研究的真正的“知识分子”而生活和发挥作用的——从这种意义上说，他既是对知识分子的研究达到“前无古人”地步的著名社会哲学家和知识社会学家，同时也由于其奋斗不息的一生，而作为知识分子的楷模屹立于当代西方学术界。正是由于这种不断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他为后人留下了上述这些尽管不够系统但是却包含着大量真知灼见的著述。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曼海姆的这些著述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开发、研究和利用；尤其是他的有关知识社会学、文化社会学以及代际社会学的研究论述，对于战后西方重建理性社会和民主规划的研究论述，目前仍然越来越多地得到人们的重视和研究。那么，曼海

①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由曼海姆的学生和友人编辑的论文集中，有些文集的标题并不恰当，比如说，《文化社会学论集》主要讲的是有关精神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mind）和知识分子的问题，其侧重点并不是“文化社会学”，因而把书名定为《精神社会学与知识分子论集》似乎更加恰当一些；而从字面上看，《思维的结构》似乎应当是曼海姆对“思维结构”的研究，实际上它所包含的却是曼海姆对“文化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culture）各个方面比较简明扼要的研究论述，等等。顺便说一句，由笔者翻译的《思维的结构》已经完成，即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姆是如何在时代的塑造下，取得这样的成就、达到这样的学术地位的呢？

（二）“时势造英雄”：时代特征和曼海姆的“助产婆”^①

从 19 世纪下半叶到 20 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高度发展，既使人类得到了巨大的物质利益和福利，同时也把它对人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严重危害非常清楚地显示了出来；这些危害集中体现为当时和以后的杰出思想家们苦心孤诣地要加以解除的“西方文明的危机”。我们认为，这种“危机”即构成了曼海姆所处时代的特征，当时，这些重要思想家及其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对这种危机作出的回应，则构成了曼海姆的学术思想的“助产婆”。

1. 作为时代特征的“西方文明危机”

具体说来，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高度发展所导致的“危机”，在国家政治生活层次上，既体现为各个国家及其社会集团都为了自身的发展和富强，极力盘剥所能够支配的社会成员，拼命争夺世界上的各种有价值的自然资源，也体现为因此而引起的各种规模不等的国内外战争，直至最终导致对人类现实生活造成全面破坏的世界大战；而在社会生活层次上，这种“危机”则既体现为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倾向大行其道，全面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体现为人们以实证主义和唯理智主义（或者说，唯科学主义）的眼光看待一切，把所有可以“证实的”社会生活侧面都尽量简单化和量化，同时对无法“证实的”社会生活方面置之不顾，而且，社会分工的越来越细，也促成了社会文化生活和个体精神生活的“原子化”——所有这一切，都使对于人类精神生活来说至关重要的亲情感和家园感，受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这种状况不仅在客观上造成了社会有机体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同时在人们的内心世界之中，也导致了伦理情感、价值态

^① 按照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的说法，他自己就像一个帮助别人产生知识的“助产婆”；这里用“助产婆”这种表述，旨在表示那些对曼海姆的思想形成和发展历程产生过较大影响的思想家和理论流派。

度、自我理解以及宗教信仰方面的严重危机，使人生的意义几乎丧失殆尽。

另一方面，既然唯理智主义由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而处于支配地位，人们对其社会世界的各个方面的理解和研究，想必就一定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科学结论了？其实不然。而且，也许甚至可以说，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这种状况既是体现为人类发展史的主导方面的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展在人类思想史和学术史上所产生的后果之一，也可以说是时代危机在当时的学术领域之中的具体表现。

总的说来，虽然社会科学思想和人文科学思想在西方学术史上源远流长，但是，直到18世纪初，社会科学仍然处于西方古代哲学思想和中世纪神学思想的支配之下。而且，由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领域和具体应用方面的不同，由于社会科学与任何一个社会的政治维度、经济维度、法律维度、伦理维度、宗教维度、哲学维度等，都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它们的发展状况与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可以说恰恰相反——自然科学越驱逐宗教神话，越世俗化，其地位就越巩固，因而也就发展得越顺利；而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则是越驱逐神话、越世俗化，其地位就越岌岌可危，更不要说健康而顺利地向前发展了。即使19世纪下半叶的“科学方法论大辩论”和此后实证主义的盛行，也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

在我们看来，这种状况主要是由以下三个原因造成的：第一，与自然科学相比，各种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与哲学世界观和宗教神学思想的联系要紧密得多；在很多情况下，这些理论几乎完全是这样的世界观和宗教神学思想的直接产物。因此，虽然自然科学在近代以来，由于人们崇尚理性、崇尚“知识就是力量”，通过逐渐拒斥和摆脱神学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这些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却由于这样一些紧密联系，无法获得自然科学所获得的这种优势和发展。

第二，与追求对物质对象进行静态的形式化和量化分析的自然科学相比，这些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无法直接借助于西方思想史上



历史悠久的、以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为突出代表的形式化的研究立场和研究方法，反而由于它们与不断发展变迁的人类社会生活的诸方面的紧密联系，因为不能进行静态的量化分析，不能被人们认为是“科学”。^① 19 世纪下半叶欧洲出现的“科学方法大辩论”，以及此后出现的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之中的大流行，都从特定的角度说明了这一点。^②

第三，与自然科学家在其研究过程中可以尽可能地与其研究对象保持距离因而保持“客观公正”^③ 的态度相比，由于这些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者，本身就是其研究对象的组成部分，并且在其中发挥这样那样的作用，由于其研究过程和结果，始终都会受到某些社会群体的或者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甚至制约，所以，其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很难得到人们的公认，而这样一来，这些理论和学科的“科学性”、作为“科学”而存在的合法性，自然也就成为问题了。

由此可见，曼海姆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无论就社会生活现实的各个方面而言还是专门就学术领域来说，都是危机四伏的时代；我们认为，这样的时代既为他的成长提供了富有刺激和张力的社会文化背景，同时也迫使他像其他思想家一样，从自己独特的角度出发，对这

①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由黑格尔系统阐述并且得到马克思从唯物主义角度批判和发扬光大的辩证逻辑，应当说适合于研究不断发展变迁的人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不过，从社会哲学角度出发对辩证逻辑及其具体运用进行这样的研究，目前国内外似乎都尚付阙如。当然，在这里，我们不可能进行这个方面的具体论述。

② 迄今为止，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究竟能不能运用静态的量化分析方法，以及能够在何种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在国内外学术界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悬而未决的问题——实证主义社会理论和各种力图使社会科学“数学化”或者“自然科学化”的学派，都极力鼓吹社会科学必须对研究对象进行量化的分析研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其研究结论具有科学性；而那些与此相反的、侧重于研究“意义”及其理解的、具有更多人文科学色彩的理论流派，则极力攻击这种对活生生的研究对象进行“人为的”机械肢解的做法，倡导进行“活生生的动态研究”。就曼海姆的立场和研究取向而言，他实际上基本上处于“中间和偏于后者的”地位。

③ 这里的“客观公正”之所以加上了引号，是因为在我们看来，自然科学的“客观公正”也同样是有一定条件和限度的——也就是说，人们所希望的这样的“客观公正”，与这种“客观公正”实际上是是否名副其实的两回事；具体说来，无论曼海姆的理论，还是英国爱丁堡学派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说，都已经在一定的程度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种危机作出具有他自己的特色的回应。当然，这样的时代只是为曼海姆的成长提供了宏观背景，就他在这种背景之中的成长过程而言，他还受到了当时及以前的许多大思想家的熏陶和影响。

2. 曼海姆学术思想的“助产婆”

综观曼海姆的上述成长过程和思想发展过程，他无疑受到过当时及以前的许多著名思想家的影响。^① 在他的成长过程初期，他的导师西梅尔和精神领袖卢卡奇，无疑都对他产生过直接而又非常重大的影响。这两位在当时已经成名的思想家，不仅使曼海姆接受了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系统训练（作为社会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西梅尔本人就是新康德主义阵营之中的一员主将，而卢卡奇则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理论都有非常精当的研究），从而具有了非常扎实的哲学功底；而且，他也因此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取得了独到的研究心得，使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他的知识社会学理论的重要理论源泉之一，并在包括知识社会学^②和文化社会学这样的前沿性学科在内的各个社会学理论领域，获得了足够的发言权。此外，布达佩斯在曼海姆当时上大学初期流行的实证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社会向善论，也同样为他的基本学术倾向奠定了基础。

1920年逃亡到海德堡以后，曼海姆在吸收 A. 韦伯有关文化社会学和知识分子研究的成果和启发的同时，还受到过其他许多学派或

① 囿于篇幅，我们在这里只能非常简要指出对曼海姆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思想家，而无法一一详细论述这些影响；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更加详细地论述曼海姆的生平和思想发展的各种西文有关著作，并且在此基础上，参照阅读这些曾经对曼海姆产生过影响的重要思想家的著作。

② 关于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究竟是曼海姆还是舍勒，国内外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就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理论领域而言，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思想所产生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因而，西方社会学家一般也都认为曼海姆是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但是，就有关著作的发表时间和理论深度而言，舍勒及其《知识社会学问题》（1924）却无疑略胜一筹，而且，舍勒曾经对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思想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不是相反，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我们认为，争论“究竟谁是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并不十分重要，因为这样做除了能够满足某些人出于自己的研究领域而具有的虚荣心以外，很难说还会产生什么有益的影响；关键在于，就知识社会学这门学科而言，究竟谁为后人留下的具有深刻性和系统性的理论遗产和启发更多一些。如此说来，舍勒及其著作似乎更胜一筹。



者学说的影响——这些学派或者学说有：马克思主义，以狄尔泰和特勒尔奇为代表的德国历史主义，格式塔心理学，李凯尔特和文德尔班的新康德主义（特别是李凯尔特的价值关联学说），胡塞尔的强调进行“意向性”研究的意识现象学理论^①，马克斯·舍勒的现象学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和哲学人类学，马克斯·韦伯的理解的社会学理论，黑格尔的哲学理论；另外，在1933年，由于希特勒上台、大肆排挤和迫害犹太人，他流亡英国，又吸收了杜威^②、米德^③和库利^④的实用主义哲学和社会学思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以及以T. S. 艾略特^⑤和M. 默里等人为代表的英国宗教神学思想等。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曼海姆具有异乎寻常的敏锐头脑和令人惊叹的综合能力，这突出表现在，他虽然吸收了如此之多具有深刻而丰富内容的思想流派的研究成果，但是，他自己却并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个流派，而是努力熔百家于一炉，最终形成自己的独特观点。尽管他的观点时常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比较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但是，瑕不掩瑜，他的理论所具有的这些弱点，并不妨碍他的具体结论成为对于我们非常富有启发的真知灼见。

可以说，正是由于得到了这么多具有非凡思想深度的“助产婆”的哺育和帮助，曼海姆才成为一个从侧重研究以知识和社会的关系为

① 就这个方面而言，曼海姆对文化社会学的研究论述体现得更加清楚一些，参见他的《思维的结构》。

② 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著有《我们怎样思维》、《实验逻辑论集》、《哲学的改造》、《经验与自然》、《确定性的寻求》、《艺术即经验》、《自由与文化》、《人的问题》等。

③ 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 1863—1931）：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哲学家，著有《关于现在的哲学》、《心灵、自我与社会》、《十九世纪思想运动》、《关于活动的哲学》、《个体和社会自我》等。

④ 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 1864—1929）：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著有《人类本性和社会秩序》、《社会组织》、《社会过程》等。

⑤ 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1965）：英国诗人、剧作家、具有宗教思想底蕴的文学评论家，著有诗歌《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荒原》、《四个四重奏》、《灰色星期三》、《空心人》，剧作《斗士斯维尼》、《政界元老》、《大教堂凶杀案》，评论集《圣林》、《诗歌的用途和批评的用途》、《古今论集》，以及学术论文《兰贝斯随想》、《什么是基督教社会》、《关于文化的定义和札记》等。

中心的知识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知识分子理论等新学科出发，作出“对当代危机的即时性理性回应”的杰出的知识社会学家和社会哲学家。

二、曼海姆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 所具有的“即时性”

众所周知，《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是曼海姆最重要的理论著作，而且，曼海姆的绝大多数著述都具有理论体系不甚严密甚至前后矛盾的特点。但是，至于《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这部著作本身就这个方面而言情况究竟如何，恐怕人们就所知不多了。实际上，这部著作和曼海姆的其他著述一样，也不是由各个组成部分构成的完整的**有机整体**，而是由几篇可以各自独立成篇的论文组成的——只不过与那些由其他人在曼海姆去世以后编辑出版的、以文集的形式面世的著述相比，这部著作是由曼海姆自己“撰写”而成的。我们认为，这种情况虽然会使阅读和理解这部著作的读者在全面把握曼海姆的基本思想和理论体系的过程中遇到一定的困难，但是，这并不会贬低这部著作所具有的理论价值——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情况不仅**真实地反映了**知识社会学在曼海姆当时所处的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具有的基本状态，所达到的基本学术水平，而且，即使在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的今天，知识社会学虽然经历了科学社会学发展阶段和科学知识社会学发展阶段，但是，这种基本状态和水平仍然没有被彻底超越。

因此，我们认为，无论曼海姆就这部著作而言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还是所暴露出来的缺陷和不足，都是一位披荆斩棘的开路先锋为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都值得我们加以深入细致的反思、批判、扬弃。

那么，这部著作的基本构成情况究竟如何？这样的基本构成又与这部著作的基本主题有什么关系？